

新时代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探微

儿童文学主题创作的“主题先行”与“国际通行”

□谈凤霞

宽泛意义上的“主题出版”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因为任何出版都有其主题，其差异在于主题的范畴和类型。在中国当下出版语境中，“主题出版”成为一个不断被强调、被彰显的专有概念，是指围绕国家发展大局、时代精神与社会核心价值，系统组织策划并推出具有思想引领意义的出版物。韩建民、李且在《主题出版的概念与边界》一文中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认为“主题出版关注的‘主题’应是时代的主题，它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而变化，应聚焦于我国社会发展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需求和核心课题”，其外延已扩展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科技文化类、国家意志类、当代中国现实与治国理政类的出版活动。从文学社会学视角看，文学不仅是审美实践，也是社会意义生产的重要机制。作为面向少年儿童的主要文化载体，儿童文学出版界也投入主题创作的时代热潮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成为儿童文学自觉负载的重任。无疑，这一主题出版政策导向极大地拓展了儿童文学的题材疆域，甚至提升了儿童文学的表现格局，将文学、文化与文明三个维度进行结合，使得儿童文学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更丰厚的样貌进入社会历史和文化教育场域，承担文化传播和价值引导的功能。

主题先行：如何处理主题挖掘与文学表现的关系

就文学创作而言，主题创作带来的一个创作倾向是“主题先行”。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主题先行”式的创作较早地出现在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注重发现和揭示问题，大多“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而当下倡导的“主题出版”侧重于发掘正面故事和歌颂宝贵精神。二者在书写内容的性质上迥然不同，但无论是揭露还是讴歌，“主题先行”的创作方式都可能给创作带来潜在的美学困境，即对主题的过度强调往往导致艺术本体弱化，陷入概念化、扁平化的美学困境（百年文学史上的相关实践已多次证明了这一困境的存在）。但辩证地看，“主题先行”并不必然地导致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主题挖掘与文学表现的关系问题。鲁迅先生自称创作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宗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主题先行”，但他的小说成就之所以如此卓著，乃在于他自觉地追求“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倡导“选材既严，开掘又深”，可见是立足于思想和艺术并重这一文学根基。

所以，“主题先行”无可厚非，但这一先行的主题并非创作的唯一目标，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主题并非某个明确的、单向的、表层主题，而是有着更为隐秘、丰富、深刻甚至复杂的人文内涵。儿童文学创作倘若直奔时代和政策引导的某个单向主题，就会变得直白、生硬和贫乏，忽略了文学所需要的含蓄、弹性和饱满。因此，作家在所谓的“主题创作”中，对于这一命题作文般的“主题”故事可能包含、涉及、延伸至衍生的广阔内涵要有充分自觉的开掘、淘洗和冶炼。主题出版的“主题”往往偏于社会的宏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外在于”儿童生命，而“文学是人学”这一真谛要求作为主题出版的作品，同样要根植于内在的“人”，包括人的情感、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以及深奥人性。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并且还要加上“成长”这一儿童正在经历的根本命题。

儿童文学的本质首先是文学，要有诗性和美感，兼具教育功能；美感与教育功能的结合就是美育。对于比较低幼的儿童（0至6岁的幼儿），儿童文学的美育功能体现在以下几点。

善之美是儿童文学美育的核心。幼儿期孩子的内心是一方纯洁无瑕的天地，儿童文学最首要的美育功能就是在他们内心种下一颗善的种子。儿童文学作家周晴曾说：“对于孩子来说，通过文学的力量，特别是儿童文学，做一个内心善良的人尤其重要。一个内心盛满向善向美的孩子，将来会是个有坚守的、积极乐观的成人。”对于幼儿来说，让他们内心充满善意不是通过说教，而是用生动有趣的故事让他们去感受。

比如，美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洛斯基于1941年创作的儿童绘本《让路给小鸭子》，鸭妈妈马拉太太带着刚孵出的八只小鸭子，摇摇摆摆地走在马路上，差点被车撞倒。警察麦克赶紧跑过来指挥车子停住，并打电话给警察局请他们派出一辆警车和警察，警察让所有的车辆停止行驶，让马拉太太和小鸭子顺利地穿过马路，一直走到公园。鸭子们转身向警察道谢，警察微笑着跟它们挥手道别。绘本是单色的，笔触却非常细腻，鸭子身上的羽毛、警察们的表情和手势、河水的波纹都画得栩栩如生，生动又温馨，最重要的是，波

本期发表学者谈凤霞、编辑王雨婷的文章。

谈凤霞教授从国际视野探讨了“如何使中国特有的‘主题创作’能畅通无阻地获得‘国际通行’效果”这一话题，认为“要突破国际政治、语言、文化壁垒而实现‘国际通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在‘主题’上要融通本土经验、生命体验和人类情怀”。王雨婷的文章则提出主题创作“需要‘真生命’”的观点。与此前的专栏文章类似，这两篇文章对论题及相关探讨均有所丰富，同时也是一种“冷静思考”的结果。

在主题创作与出版的“热潮”里，我们格外需要这样一种集体冷思考。无论以何种名义，儿童文学都是我们为儿童及其成长播下的美的种子。最好的种子长在哪里，长成什么模样？答案的获取并不容易，但一定会藏在我们的求索和思考之中。

——方卫平

唯其如此，主题创作才不会遁入狭窄单薄的“赛道”之轨，而是能在完成既定的“主题”传达的同时，建构丰富、立体、可共情的意义空间。

国际通行：表达内容、传递情感与价值共鸣

作为国家文化战略事业的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与出版，具有对内建构文化认同、对外传播中国形象的双重目标。那么，如何使中国特有的主题创作能畅通无阻地获得“国际通行”的效果？近些年，中国儿童文学已有不少作品获得国际奖项或译成外文出版，但离真正进入国外儿童阅读的高光区还有差距，具有明显中国印记的主题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方面可能更有难度。要突破国际政治、语言、文化壁垒而实现“国际通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在“主题”上要融通本土经验、生命体验和人类情怀。

由中、韩、日三国的资深图画画家携手共创的以“回顾二战、祈愿和平”为主题的图画书出版，是跨国通行的一个成功案例，这是自2006年起以民间合作方式启动的同一主题的国际合作项目，在主题出版尚未成为中国出版的主潮之前就已开始进行。这一系列图画书旨在向亚洲国家和全世界的孩子们传达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的社会理念，通过合作出版的方式，在三个国家共同推出，并进一步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个系列被誉为“绘本中的战争与和平”，迄今为止已出版11本图画书（中国作品包括姚红的《迷戏——秦淮河一九三七》、蔡皋和翻子的《火城1938》、岑龙的《两张老照片的故事》），其中一些已经被英美等西方国家引进，并在国内和国外获得多个奖项。这一系列图画书作为对二战的回顾和纪念，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理念，着眼于创伤叙事这一维度，力图重建真实的历史记忆，饱含真挚强烈的情感和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其波长远超“祈愿和平”这一主题标语的振幅。弗朗西斯·E·卡泽马克认为，战争主题叙事唤起的同情和移情对儿童读者有直接的影响：“当历史文本与文学的血肉、骨骼和精神结合在一起时，我们的学生就能更好地用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去批判性地探索过去……文学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检查那些毋庸置疑的假设的方式，扩大了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理解，培养了对他人抗争的同情和理解，体验了许多人共有的喜怒哀乐，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和我们自己。”这一跨国合作的“祈愿和平”主题系列图画书用宽广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唤起儿童读者的共情与思考，因此能跨越国界，帮助儿童读者创造他们和作品之间的情感纽带，传递正义、良知、责任感与能动性，有助于推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意义的深度认知与维护。

“提灯者”系列图画书：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尝试

革命战争主题是中国儿童文学在多个阶段出现的重要类型。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涌现了大量的战争历史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由笔者撰写的“提灯者”系列图画书也在这一年出版，从追求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也属于“主题出版”，彰显的是吴晗芳、魏特琳、张纯如三位杰出女性与抗战历史相关的整肃人生和崇高精神。然而，就我个人的创作初衷而言，这不是趋时应景之

作，因为这三位女性的传记故事的种子在我心底很早就生根萌芽，她们是正义、理想、勇敢和大爱的化身。我所求学和工作的南京师范大学前身是金陵女子大学，这是吴晗芳校长和来自美国的明妮·魏特琳教授曾执掌和执教的学校。我此前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访学的高校也是魏特琳和张纯如的母校。我还专程在美国寻访魏特琳的故乡小镇、张纯如纪念馆并去祭扫墓地。当我行走在她们曾经生活过、战斗过和安息的地方时，更为真切地感念她们的人生选择和奋勇担当的精神。实地寻访的历程让我产生了更多的感念和哀思，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在故事里传达出强烈的感佩与感动。

我从她们的童年讲起，甄选其动荡人生中的重要节点、难关和充满惬意的生活细节，以蜡梅、菊花、鸢尾花作为核心意象，分别贯穿吴晗芳、魏特琳、张纯如的故事。这三种花能贴切地对应和象征她们的人生、气质和品格，也为根据史实而来的传记故事增添了一份轻灵的诗意和美感。毕竟，传记图画书的“主题”的有效传达必须基于艺术的感染力——不仅有动人心弦的情感，而且还要有隽永的美感，这样才能让读者有更多的沉浸、品位与遐思。系列图画书的英文版出版时，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社改换了作品的书名，把中文版中的“教育之灯、仁爱之灯、正义之灯”，改为故事中反复出现的花卉意象，更具文学的隐喻意味和开放性，这体现了主题出版“走出去”过程中进行艺术转换的必要性。

放眼国际，儿童文学的主题创作在许多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存在。近年来，族裔平等与多元文化等议题持续关注，成为创作与出版的热点问题，甚至在重要童书奖项的评审中也体现出对这一价值取向的侧重。值得强调的是，此类受青睐的主题作品之所以获得认可，根本仍在于其本身具备较高的艺术完成度与文学品质，尤其是足以打动人心的情感含量。比如，在美国屡获奖项并入选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短名单的美国作家帕姆·穆尼奥斯·瑞安（Pam Muñoz Ryan）撰写的图画书《当玛丽安开始歌唱：玛丽安·安德森的真人演唱音乐会》（*When Marian Sang: The True Recital of Marian Anderson*）在题材上属于人物传记，以黑人歌手的人生史折射种族平等主题，却因情感饱满、叙事动人而超越族群界限，成为触动广泛读者的佳作。成功的主题创作虽往往呼应某一时代或社会议题，但其穿透力始终来自对人类共通情感与价值的深刻表现。

总之，无论是“主题先行”的创作导向，还是“国际通行”的传播目标，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生命力始终根植于两个维度：一是创作者真诚的情感投入与人性关怀，二是作品本身的艺术完成度与审美感染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关于“小说创作与阅读意义”的阐述尤其强调了“传递情感”的重要性：“对我来说，传递情感至关重要。我并不试图传达某种知识性的观点，也不致力于论证某个特定立场——尽管这些著作自有其价值。我所希望表达的，是对我个人具有深刻意义之物的情感内核。鼓励人们持续分享情感与体验，这本身便至关重要。”同样，真正打动人心的主题写作，其核心并非观念的灌输或立场的宣示，唯有通过情感的真实与艺术的淬炼，将宏观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生命叙事，才能超越观念灌输，真正潜入人心，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激起回响，实现从“主题输出”到“价值共鸣”的跨越。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浅谈儿童文学在幼儿美育中的作用

□庞茹

察们善意的举动和微笑会深深刻印在孩子们的心中，让他们明白，对这个世界充满温暖的善意，世界就会多一些美好。儿童文学是一个相对理想、纯净、美好的世界，但并不是要作家们给孩子营造一个虚假的完美世界，而是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善的种子，充满善意，向往美好，才会不恐慌、不惧怕，才能有勇气面对风雨，有力量坚守内心，也有能量去温暖他人。

真之美包含了两层含义。“真”代表着自然的态度、真实的表述，儿童文学需要贴近少年儿童的本真生活，用孩子们能接受的方式去书写，真诚平等地传递给儿童真实的世界；另一层含义是，儿童文学要具有儿童的特性，符合儿童纯真的天性、好奇心和想象力。作家孙幼军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美育功能，他认为“那是一种稚气的、天真的美”。尤其是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幼年期的审美熏陶对于一生性格

和思想的养成都有重要意义。绘本画家蔡皋的很多作品就来源于她自己童年的生活。小时候，她的外婆给她唱童谣“大门口，折石榴，石榴三层油，三个姐姐会梳头”，当她拿起画笔时，就把它画成了图画书《月亮走我也走》《月亮耙耙》……这就是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文学的真之美。

儿童天生具有游戏精神，喜欢令他们感到有趣和开心的事物。尤其是对于幼儿来说，儿童文学的趣味性远比说教能够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可以使他们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快乐和愉悦。这种趣味性的美育功能不是简单的搞笑，它既体现在故事的语言和情节上，也与作品呈现的形象、色彩等息息相关。趣味的生发要符合儿童的认知和审美特点，让他们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获得启发和思考。德国作家达妮拉·库洛特的绘本《天生一对》的主人公是一只鳄鱼和一只长颈鹿，他们相爱了，决定一起生活。两个主人公在形象上有

很大反差，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因此遇到了各种麻烦，故事情节上自然有很强的趣味性。主人公克服了种种困难，会为对方考虑，还用他们的优良帮助别人。笔者的孩子非常喜欢这套图书，不仅看得津津有味，还讲给别人听，试着画鳄鱼和长颈鹿，学着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人。

想象力的力量是无限的。科幻作家刘慈欣曾说过：“作家的想象力是人类所拥有的，但似乎本应是神独有的能力。它存在的意义也远超我们的想象。”儿童文学的想象力则是为孩子们的心灵插上想象的翅膀，令其自由飞翔，激发他们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也会在审美教育的过程中锻炼他们的创造力。比如日本绘本作家岩井俊雄的《100层的房子》讲述一个叫多奇的小男孩收到了一封信，邀请他去100层的房子做客。这栋神奇繁荣房子，每十层住着一种小动物。接下来的十层会是什么动物呢？房子的顶层又会是谁呢？这些问

题吸引着孩子们不断阅读。书中还有很多精彩的细节。比如，住在11到20层的松鼠喜欢吃松果，它们会按照大小和高度分类储存松果，孩子们可以数数有多少松果，比较大；住在41到50层的蛇没有脚，所以它们的房子没有楼梯；住在71到80层的蝙蝠喜欢在黑暗的地方生活，它们的房子是倒过来的，里面的马桶和钢琴也是倒过来的。这本书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阅读的乐趣，还能通过观察和想象来探索未知的世界。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颗心唤醒另一颗心。儿童文学就像一阵温柔的风，以“善之美”滋养品格，以“真之美”贴近童心，以“趣味之美”点亮童年，以“想象之美”拓展天地。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虽不刻意说教，却能在一字一句、一画一境中，为孩子们埋下审美的种子、善良的底色与创造的力量，引领他们在美与爱中慢慢成长，最终成为内心丰盈、眼中有光、向美而行的人。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自2003年“主题出版”概念首次提出至今，如今已发展20余年了。许多作家对主题出版的态度，也从最初的茫然犹疑、试探观望，变为主动探索、躬身深耕。不可否认，主题创作作为儿童文学注入了强劲的现实意识，它让作家们走出书斋，走向山河湖海，关注时代洪流中的个体生命，这种创作姿态值得肯定。但欣喜之余，我们又不得不停下脚步冷静思索：为什么明明题材那么好，作家写得这么认真，但是孩子爱读的、能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却那么多呢？

我想，其主要症结之一，在于作品缺乏“真生命”。真生命，不是简单地书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更不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对生活进行浅尝辄止的观察，而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成长感悟、生活体验注入字里行间，让它们自己生根发芽，长出有汁液的故事。

作家杨志军曾讲过一个动人的故事。22岁那年，他在玉树杂多县遇到一位藏族妈妈。那时他刚参加工作，下牧区采访，被司机放在一处牛毛帐房前，说一周后来接。帐房前站着一位60多岁的藏族妈妈，见到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把他请进去。

他在藏族妈妈的帐房里住下来，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司机把他忘了。妈妈待他如自己的孩子，给他取名“扎西”，教他草原上的生活习惯和藏族的礼仪。一个多月后，司机终于想起去接他。分别时分，妈妈握紧他的手说：“扎西啦，我没有礼物送给你。我念了十万嘛呢，我把十万嘛呢送给你，你带上我的十万嘛呢，这辈子下辈子都扎西德勒。”那段话，全是流利的汉语，仿佛在心里酝酿了很久很久。十万嘛呢（一嘛呢就是一句六字真言：嘛呢呢叭咪吽）是一个人一生的修行，是她准备留给来世的福运。这位藏族妈妈把它们送给了这个汉族青年。后来作家重返故地寻找这位藏族妈妈，但难以再觅她的踪迹了。他说，“有一种恩情不可回报，因为它只想让你变成恩情的一部分”。几十年后，他将这位藏族妈妈写进了《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她成了故事中那位胸怀大爱、宽厚无私的转山奶奶。他笔下那些藏地的孩子、那些雪域的故事，都带着一种直抵人心的温度。藏族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揣了几十年，揣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再从笔尖流出来。

反观当下，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主题创作不乏浮躁之风。不少出版机构和作家捕捉到优质选题后急于求成，一味追求速度、抢占先机，违背了出版的客观规律，降低了对文学品质的要求。大家似乎觉得，对于题材本身的关注就意味着创作艺术的完成，而对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儿童性的考虑，反而被放在了次要位置。不少作家也放弃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全身心地投入主题创作中，在还未好好消化素材、理解主题的时候便匆匆写就，字里行间很难再见其生命的脉动和文字的灵气了。于是，一些主题出版物表达生硬，素材堆砌，思考肤浅，脱离实际，这种创作方式，削弱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在读者心中的公信力。最后使“主题出版”逐渐演变成了“主题+出版”——先定主题，再找作家，最后编故事。顺序一颠倒，味道就全变了。

“真生命”的获得，需要我们的作家真正扎根土地、扎根生活，带着风尘仆仆的气息，去亲历那片土地的风吹雨打，去感受脚下文化的浸润与滋养，去与故事里的人、事、物真诚相遇相拥。美国作家贝蒂·史密斯的半自传体小说《布鲁克林有棵树》聚焦移民家庭的生存困境与成长挣扎，书写了在美国移民大浪潮的时代背景下，小主人弗朗茜的家人移民到布鲁克林，在文化融入困难、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底层民众生活艰辛的困境中，依然心怀梦想、向阳而生，努力追寻生存的尊严与美好的故事。德国作家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写于二战纳粹迫害犹太人的黑暗时期，是一段对战争岁月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个少女在绝境中坚守希望的生命独白。作品看似书写的只是一个少女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却因饱含着大量真实的生命体验而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这些作品不是为了“书写时代”而刻意为之，而是让故事在真实的土壤里自然生长，最终成为映照一个时代、一种精神的永恒镜像。

好的儿童文学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们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直抵人心，源于它们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感悟，源于对孩子最纯粹的爱与关怀。儿童文学主题创作和出版的要求更高，它们首先得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要有温度、有审美、有灵魂，在此基础上，才能完成作家对于主题的思考、书写与呈现。

那么，宏大的主题固然要写，但那些不在聚光灯下的童年岁月，就不值得被呈现吗？儿童文学的主题，从来不是生硬强加、刻意拔高的，而是源于对儿童最真实的关怀与理解。儿童文学自带温度与力量：爱与善、梦想与希望、真诚与勇气，这些都是孩子成长路上最珍贵的精神主题，同样值得被看见、被书写、被守护。换言之，孩子们在文本中想读到什么，什么就是主题。

因此，我们的每一位作家，对于创作不必急于求成，题材再好，可如果无法真正理解它、感受它、热爱它，那就很遗憾。如此，不妨先放一放，在自己擅长的、喜欢的领域再耕耘一段时间，去写自己真正想写的，有感情、有生命体验的东西。一部没有“真生命”的作品，终究逃不过被遗忘的命运。

（作者系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编辑）

让「真生命」生根发芽， 长出有汁液的故事

□王雨婷